

陈峻善◎

我， 卫子夫

增订版

从歌女、妃子到女人之殿位的一国之后，
深宫五十载，目睹一个温柔若水却深谋远
虑的女人之大步丈量……

曾经卑微，曾经高贵，曾经幸福，曾经悲凉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序 言



卫子夫：巅峰上的苍凉

如果给中国女人的生活方式变迁划一道明确的分界线，我觉得应以“五四”为分水岭，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女人走向了独立之路，可以凭仗自己的学习能力和专业技能谋生，而不必把男人当成终生的事业和饭碗。

而“五四”以前的男权社会中，大部分女人最极致的梦想，应该就是卫子夫这样的角色，被一个身处权力巅峰的男人宠爱并因此走向巅峰。

这怪不得女人，当所有独立自主的通道都被封杀，女人走向社会舞台中心的道路，只存在于男人的垂怜和关注中；当所有的教育都对女人关上大门，女人能够依恃傍身的资本，不过是易逝的青春和美貌。

灰姑娘也是有野心的，否则她就不会向亡母寻求帮助，穿上华丽的长裙参加王子为选妃而举办的舞会，惊人的美貌让她战胜了姐姐和富贵出身的名媛们，攀登上驰往王宫的马背，将往日的屈辱卑贱抛在身后，快意恩仇，睥睨尘世。

而充其量，灰姑娘也只不过能在北欧的某个弹丸之地拥有一座冰冷的城堡和几辆精致的马车，她根本无法想象大汉皇后的炫赫：满门公侯，名震九州，受尽天下女人的羡慕嫉妒恨。卫子夫，这个名字远超所有格林童话能营造出的少女梦。

历史上不止有一个卫子夫！

在卫子夫之前，薄太后、窦太后、汉武帝的生母王太后，其实都是由平民而皇后的励志榜样。彼时，两晋的士族和门第尚未成气候，平民与贵族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天堑，这些母以子贵、一步登天的太后们，人生远比卫子夫顺遂得多，

她们成功地显耀了家族，在皇权的巅峰上安度晚年，而卫子夫，只有一生的战战兢兢，她从来没有成为那个君主制中真正的权力女人——太后。

对比前朝的太后们，卫子夫的悲剧在于她遇见了一位格外强大的君主，所以她没有什么机会展示自己。豆瓣上关于《我，卫子夫》一书的书评我读了一些，客观地说，是因为对卫子夫这个历史人物的关注，才让这本书成为一部颇受注意的作品。旧版中的卫子夫有一种无力感，其懦弱程度让人深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很遗憾，这正是卫子夫的性格，她不是野心家，包括卫青和霍去病也不是，他们的起点太低了，对皇权过于仰视，是汉武帝忠实的随从，到死都是。

刘彻，从幼儿期夺嫡开始，到成为听命于太皇太后、受窦王田三家外戚挟制的儿皇帝，他的人生哲学完全是在争取权力的过程中建立的，权力才能让他生存下去，权力才能让他有存在感，权力才能让他知道自己是谁。权力是他唯一的信仰，他决不和任何人分享大汉天子的皇权，兄弟、母舅、亲戚、太子……谁都不可以，谁敢正视一眼刘彻身后的座椅，都必遭杀戮甚至族灭。于是，他抛弃了扶佐他登上帝位的陈阿娇，一开始这个强势女人就令他感觉到不安，远在卫子夫入宫之前，小夫妻就发生了严重矛盾，令刘彻对“欲金屋储之”的表姐切齿，但太皇窦太后尚在，他不能过于得罪窦太主，只能听从母后的话，曲意相从，忍让着跋扈的窦太主与阿娇母女。

多宠和无嗣都不是汉武帝废后的原因，阿娇的强势和家世才是他废后的真实动机，像前代汉帝一样，汉武帝需要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外戚家族，一支最忠实的朝臣队伍，他选中了卫子夫，这个完全没有野心的弱女子，并重用卫氏子弟为他开疆拓土，他的眼光很准，这个出身奴隶、血统混杂的家族一辈子都向他奉献着用鲜血书就的忠诚，直到汉武帝决意铲除他们。

在汉武帝的晚年，他有过多很多看起来错乱的行为，但本质仍一：集中皇权，排斥掉任何有机会靠近皇权的家族，尤其是诸侯和外戚。他曾经尝试，要启用宠妃李夫人的兄弟李广利，与卫氏相制衡，但没有成功。卫青、霍去病太辉煌卓绝了，无人能够超越。他也试过利用多种机会削夺卫氏，在爵金夺爵这一刻意削藩的圈套中，卫青三个儿子的侯封全都被废，但卫氏的影响实在太深远，以至于公孙贺、卫伉族灭后，汉武帝临终前的顾命大臣，仍是来自卫氏的霍光。

对于这样一个视权力为生命、守护权力如本能、英睿果敢、冷血嗜杀的帝王，不要说卫子夫，就算是武则天早生几百年，也没有能力对抗。而事实证明，汉武帝对外戚与诸侯的凶狠打击绝对是政治上的英明之举——大汉王朝两度亡于外戚。

当然，我相信，她不是没有机会，卫子夫有过很多很多的机会，可以成为一个

太后,甚至包括最后巫蛊之乱、长安兵变,如果她不是一听到武帝仍然活着的消息立刻崩溃,她还是可以成全自己的传奇人生,可惜她没有足够的冷血及铁腕,心慈手软,终不能够。

她发自内心深处地畏惧那个造就她一生起落的刘彻,但也许,她是真的挚爱刘彻,哪怕他从来不是什么大汉天子,不是什么一代枭雄,她也爱他。

汉武帝的一生里拥有过无数女人,但李夫人没有震天下,王夫人没有震天下,陈阿娇也不曾震天下,只有卫子夫成为了震天下也是结局最悲惨的那一个。过分接近皇权,会凭空得到无限荣宠,也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福祸相倚,而贫贱无文如卫家,怎么看得透那一层得失?

在卫子夫之后,汉代很少再有平民皇后,至东汉时,由歌女而皇后的道路彻底断绝,由骑奴而将军的道路也不再畅通。恨也好,爱也罢,这样大起大落的人生机遇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水浒传》里,阮家兄弟把手拍着脖项道:“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所以,无论结局如何,卫子夫、卫青、霍去病不会真的后悔有过那样的热血青春,那样的风云人生。

人生本如梦,富贵与爱情,不过是梦中梦。当年卢生在旅店黄粱一梦醒来,对富贵与进取顿感索然无味,只因他有了太清晰的体验。而卫子夫,或许她到了中年之后,最痛苦的是,她那即将流传千古的极致女人梦,永远都无法醒来,永远都不能放弃,永远都不能离开……

皇后的梦魇

1999年春天，我在西安住了一个星期，每天的旅游路线中，都能看见黄土高原上众多的古墓。从秦始皇陵、茂陵、乾陵到唐太子墓，那无数旧时的王族贵冑，都埋葬在茫茫黄土地中。西安周围全部是一马平川，只要看见一处长满草树的小丘，必然是汉唐古墓。

驱车在五陵原上，看着历朝汉帝的归处，看着那耗费了巨大人工的陵墓沐浴着血色般的残阳，会觉得无限苍茫，觉出生命的仓促和流年的无情。按照汉朝的习惯，每个皇帝一登基，便要开始为自己修建壮观的陵墓，修建时间往往长达十几二十年才告完成，茂陵，前后共修建了五十三年。

黄昏时分，我站在霍去病的墓园里，看着暮色一点点落下，看着暮色慢慢地将他像祁连山的墓吞没——那亭中的“马踏匈奴”石雕，那墓山上的矮树和苍苔，那在他墓前相守千年的残旧石虎石羊……两个小时前，我刚刚在茂陵参观了博物馆，看到了关于汉武帝生平的投影，这些两千年前的杰出人物，至今仍让人感到由衷的敬意。然而，站在壮观的像祁连山的墓脚下，看着远处更为高大壮丽的茂陵，我忽然想起来，霍去病的姨母、贵为大汉皇后的卫子夫呢？她的陵园还在吗？

作为一个在位三十多年的大汉皇后，卫子夫的结局无限凄凉。她为汉武帝生下的儿女，被汉武帝诛杀殆尽，最后自己也被武帝废去皇后的封号，在绝望中自杀身亡。卫子夫及其长子太子据自杀身亡多年后，汉武帝才幡然悔悟到自己的残忍和被蒙蔽。他在太子据自杀的东湖边建起了“思子宫”、“归来望思之台”。雨雪日，残月夜，他常常独步台上，呼唤太子据的名字，希望儿子魂魄归来，然而，他始终没有怀念过同样含冤死去的卫子夫，纵然他在年轻时曾经无限宠爱过她。至死，汉武帝也没有指定与自己合葬茂陵的女人。于是，首辅大臣霍光，这个霍去病

的异母弟弟，这个同样是踩着卫子夫裙带飞黄腾达的卫氏家族子弟，揣度汉武帝生前的情之所钟，将早死了二三十年的“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李夫人，与汉武帝合葬茂陵。

那高大、壮丽、深碧色的茂陵里，埋葬着两千年前一个雄才大略而且穷兵黩武的帝王，和他无数男宠媵妾中最心爱的女人。那女人由于在最美丽鲜艳的年华死去，而令他终生怀念。

至于卫子夫，我一直觉得在于她的长寿。她活得太久了，以至于容颜凋谢枯萎、发秃齿落，变成了一个伛偻龙钟的老妇。按照史载，卫子夫入宫长达四十九年，即使她入宫时只有十八岁，到她失宠自杀时，也已经六十七岁。史书上说，卫子夫自杀时，连重孙儿都有了好几个。而和她同龄的汉武帝，却永远只喜爱十七八岁的少女，纵然年轻时卫子夫同样是个绝色佳人，但身为曾祖母的她，又怎么竞争得过豆蔻年华的李夫人、钩弋夫人之流？

如果能在六十岁时死去，卫子夫仍不失为一个身世传奇、儿孙满堂、曾集三千宠爱于一身、享尽荣华富贵的幸福女人。可惜她仍然不识趣地、顽强地活了下去。对她来说，那多活的几年只能是多寿多辱。先是感情上被遗弃，再是地位上受威胁，卫子夫胆战心惊、风雨飘摇地活着。她家族里那些地位尊崇、封侯拜相的男子，都已在盛年死去——霍去病和卫青死了已经十几年，离他们驱逐匈奴、建立战功、雄霸天下的那一年，更已过了二十多个春秋。没有人再能帮助她。武帝早忘了卫青、霍去病为大汉立下的赫赫功劳。于是巫蛊之祸起，卫青的儿子被斩，卫家被抄，卫子夫的大姐夫、当朝丞相公孙贺父子被杀，公孙家被族灭。接着，巫蛊的血迹延伸到卫子夫的长乐宫和太子据的东宫。绝望中，太子据和卫子夫奋起反抗，想逼迫武帝逊位，可惜，武帝虽然年迈，虽然昏乱，却雄风犹在，仍然保有年轻时杰出的军事才能，他只用了几天时间，就打败了太子据，等待卫子夫的，只有不归路。

卫子夫自杀之后，先被人用小棺材草草埋葬在城南的桐柏园，离武帝的茂陵极远，没有谥号，也没有庙祭。后来，她的曾孙刘询从民间即位为汉宣帝，这才给她加了谥号，名之为“思后”，并以园邑三百户人家来守护祭祠。现在，大抵是湮没无闻、白骨销灭为泥了。

没有爱，没有尊严，没有亲人，没有安全，这个汉宫中曾经最高贵的女人，活得是这样悲凉酸楚。我觉得，没有一个女人有这样戏剧化的人生，从一个卑贱的歌女，一跃而为皇后，最后又那样凄凉痛楚绝望地死去，被遗弃在皇族们的陵墓之外。

站在像祁连山的墓前，揣度卫子夫这一生的心路，实在觉得有大风雨、大悲凉，得大觉悟。那样大悲大喜的人生，即使坚强如男子也承受不住，何况女人？

没有一个史官留下卫子夫的喜怒哀乐，只是从她一生的事迹中，我们能看出她始终存在心地的惶恐。处在一个令人忧心忡忡的高位，卫子夫的退让并没有带给她安宁和平静。

我的笔一直在她的心理层面上游走，是猜测，也是怜悯，即使成为大汉的第一夫人，满门显贵，女人的命运，也始终被自己爱着的人操纵。深宫中五十载的小心翼翼，仍然无法阻止厄运的降临，这是多么悲惨的人生，甚至比不过一个庸碌的平民妇人。

乐府中那首流传至今的歌谣：

生女无怒，

生男无喜，

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在卫子夫绚烂的荣耀背后，究竟有多少眼泪和血……谁又能真正知道？

目 录

卷一 常恐秋节至

A1·家宴	002
B1·长安	004
A2·平阳公主	007
B2·窦太后	010
A3·霍光	013
B3·人奴之子	014
A4·像庐山之冢	016
B4·暮雪	019
A5·卫青之死	022
B5·落蛊	027

卷二 褰裳望所思

A6·选秀	030
B6·初见	034
A7·公主们	037
B7·河东牧羊	043
A8·狗监	045
B8·褰裳望所思	047
A9·猎虎	051
B9·重逢	055

卷三 再顾倾人国

A10·金盘舞	058
B10·尚衣轩	060
A11·镜中苍颜	062
B12·遗忘	064
A13·再顾倾人国	066
B13·陈皇后	070
A14·李夫人	073
B14·大长公主	076
A15·贰师将军	080
B15·劫狱	084

卷四 父在观其志

A16·公孙丞相	088
B16·女巫	090
A17·大赦	093
B17·和与战	096
A18·族诛	101
B19·皇后,皇后	105
A20·刹那芳华	109
B20·王夫人	114

卷五 战城南

A21·思若流波	118
B21·大将军	121

A22·战城南	126
B22·霍去病	129
A23·赵破奴	132
B23·刀笔吏	136
A24·江充	138
B24·党争	140

卷六 又逢汉宫春


A25·钩弋夫人	144
B25·霍去病之死	150
A26·尧母门	153
B26·博望苑	155
A27·据儿	156
B27·三千宠爱	161
A28·皇位	162
B28·皇太子赋	168
A29·甘泉宫	169
B29·韩嫣	174

卷七 睢鸠啼血

A30·江姬	182
B30·王太后	184
A31·刘弗陵	190
B31·一斛珍珠慰寂寥	200
A32·大盗朱安世	201
B32·女儿们	212

卷八 末路烈火

A33·复仇	216
B33·李广之死	219
A34·狱中自杀	222
B34·陇西李氏	225
A35·奇祸	228
B35·和亲	236
A36·屠杀	237
B36·锦绣丛中	241
A37·掘地三尺	242
B37·万世太平	246
A38·江充之死	247
B38·射鹿	249
A39·长安大战	250
B39·秋水	253
A40·青袍似春草	254
尾声·轮台暮色	259




卷一 常恐秋节至

门外北风呼啸，雪地上，一行深深的男子靴印，逶迤着，走进了卫家的窄小院落。

我和少儿、卫青一起挤坐在前堂的火盆旁边，火盆里的余火已经不多了，红色的木炭渐渐变暗，浮在这暧昧的光线中的，是我们三张同样没有表情的脸。

窗外，暮色比平时更早地落了下来。

侯府里，灯火渐次点燃，依稀可听见府中上等仆役们的说笑声，箜篌声排空而来，在我们小院的破木门外袅袅散尽。



A1·家宴

檀板声浓，舞扇影骤。

承平十二年来，公孙将军家每天都在举办宴会。

今天也无非是那数也数不清的大小酒宴之一。一巡酒后，我微微阖上双目，脸上明显地流露出倦意。

正厅里忽然寂静了，酒席上所有目光都在悄然注视我，审视的、讶异的、惴惴不安的、不耐烦的、关心的……

座右是我的女儿阳石公主、诸邑公主，还有我的侄儿外甥们，卫伉、卫不疑、卫登、公孙敬声、陈掌家的几个幼子，一些亲近的表弟子侄，以及他们的妻儿；座左是我的太子和浮沮将军公孙贺，全都是金枝玉叶、公子王孙，我知道自己的举手投足都被他们注目，也知道这庞大家族的每一个人都在期待着我的离去。

“陛下，后院静室已布置好，请陛下移步降临。”善伺人意的公孙敬声赶紧从案几后起身，小步趋近，命人扶我去小憩。

我本意是想拂袖离开，但从来都不愿让人当面难堪的柔和天性，终让我无法发作。

这些人，这些凭血缘与姻亲加入卫氏的老老少少，对我并无真正的敬意。是的，我和卫青是他们的起点，是我们成全了今天的卫家，然那又如何？

霍去病带来的荣耀更加炫目，他的牌位被高高供在灵堂上，用隶书烫金字书写着“大汉大司马景桓侯冠军侯霍去病”的显赫官爵，也见证了卫氏最顶峰的风光。

他早已成了一个传说、一方牌位、一处壮观的陵墓。浮沮将军府里这铺陈华丽、宾客满门的祭祀，与其说是一种纪念，不如说是一种显摆。

太子、皇后、公主、一门五侯、两大司马、浮沮将军、太仆侍中，还有众多年纪轻轻的二千石高官……开朝以来，外戚之盛，恐怕只有当年的吕家才能与卫氏勉强比肩。

譬如今日，半个长安都在为卫家的祭祀喧腾，青盖车马在九街九巷中来来去去，道路边挤满了围观的黔首百姓，我的车乘从未央宫出行之际，门外万岁之声，

响彻云霄，甚至连我自己都被深深震动。

我，一个生来就是女奴的女子，真的配有如此尊荣么？

长安城歌坊里悄然传唱着《卫子夫之歌》：

生男无喜，

生女无怒，

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霸天下？我何时有了这样的权柄？虚名总是让我感到不安，而这些年轻的孩子却打心底鄙薄我的审慎。

单看外表，他们远比我和卫青出众，不但遗传了父执们俊朗的外形，还接受过上百师傅、宾客的指点与教诲，精通射艺与书法、音乐，每日锦衣玉食、轻车暖裘，往来的全是公侯显宦，一举一动都会成为长安城的谈资。

在他们眼里，富贵不过是与生俱来的命运，而不是长辈们绞尽脑汁、出生入死得来的胜利。

敬声陪我走到后院的静室，几棵巨大的古树掩住白色的木门，侍女们飞快布置好屏风，拉下重帘。

房间不大，一切陈设都合我心意，铜鹤喷烟，金盘浮莲，木榻上铺着厚厚的素净丝绸被褥，门前掩映着碧绿树影。

敬声为人体贴温雅，若不是他太能挥霍又不学无术，我本来应该最喜欢这个外甥——他远比寡言少语、一脸悍气的霍去病更让人愿意亲近。

“陛下还需要什么，孩儿马上吩咐人送来。”他仍旧陪着小心。

“不必了，什么时候长公主来了，打发人告诉我一声。”

“遵命。”

我侧耳倾听，随着我的离去，浮沮将军府前庭回荡起纷杂的声音，丝竹声、嬉笑声、斗酒声、少男少女们的戏谑声、门下宾客的奉承声……到处都是欢乐，在今天，这个本该怀念故人的日子。

霍去病，他一定没想到，自己的不世战功只是成就了这些从来往的表兄妹们的荣华。

曾经，我和卫青以为霍去病是我们卫氏家族冉冉而出的北斗，岂料他只是——一颗耀眼的流星，二十四岁，这勇不可当的少年当上大司马才两年，人生还没有真正开始，就已从天际陨落，“去病”这个名字，没有为他带来好运。

冠军侯府空置多年，几成废墟。

霍去病的独生子霍嬗十岁那年封官奉车都尉，在跟随皇上去泰山封禅的路

上意外死亡，冠军侯的爵位后继无人，从此消失，连霍去病旧日的封地，都已吞没人官。

我不能抱怨君王无情，他对霍去病是多么情深义重，十八岁因功封侯，二十岁授骠骑将军，二十二岁和卫青并为大司马，统帅三军，对比他的辉煌，韩信和李广，也仿佛是以萤火之光与日月争辉。

只是，时间真的能改变很多事情……还不到十年，他就被忘记了，甚至连亲人们的心里也装不下半点思念，不能再记清他的模样。

岁月的尘土堆积，埋下的都是那些不欲为人知的往事，涂饰的全是这短暂而炫丽的繁华。

我们一家离开河东郡，已经三十八年了。

三十八年来，长安城门可以作证，它是如何看见一个女奴成为大汉皇后，一个奴才世家如何成为位极人臣、名震长安的豪门。

我也许有过骄傲，却从来不曾感觉到喜悦。

B1·长安

车驾从河东郡一路西来，终于渡过了奔腾的黄河。

我们沿着渭河边的古道前行，今天下午，平阳侯府的车队就能通过灞桥，来到这个我从没有见过的城池，京城长安。

我和母亲、姐姐、兄长、弟弟们挤在一辆四面漏风的大车里，遇到泥泞地段，马夫便不耐烦地把我们这帮孩子驱赶下来，跟一群健骡、马群一起在冰碴地上跋涉。

这没什么，在河东郡的冬天里，我们经常赤着脚、穿着单薄的衣服忙碌。

我二弟卫步才四岁就在厨房里收拾烧柴，大弟卫青六岁时已能去井边打水。我有一个哥哥五岁那年淹死在井里头，还有一个姐姐因为无人照看烫死在家中的火盆边。我和姐姐们刚会说话，就在侯府里到处跑腿，我们是女奴之子，和牲口没什么两样，生来都是侯爷的财产。

我从来不记得卫家的孩子们有过像样的童年，我们安分守己，只知道自己命该如此，我们的后代也会服从这样的命运，过着劳役苦作、受人轻慢侮辱的一生，

可以标价出售、随便打骂……如同牛马猪羊，世世代代为平阳侯家繁衍生息。

这次来长安，我们一家都是平阳侯携带的大婚礼物，侯爷被阳信长公主挑中为女婿，要在长安城重新建府居住。

我们姐妹即将服侍的女主人，是一个极为独特的年轻女子。

这一路来，我耳中灌满了阳信公主的故事，听说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男人而不是被男人挑选，连我们的少侯爷都是在比武场上力克群雄才获得公主的青睐。听说她精通经史诗赋、骑射出色，听说她不但是今上最宠爱的长女而且常向皇上进谏政事，听说皇上连立嗣都征求过她的意见。

姐姐们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她们做梦也想成为那样的神仙人物，所以，此后的一生中她们永远在追随平阳公主的脚步，从妆容到衣着，从情人到宅第，从举手投足到言谈气度。

而我只是长舒了一口气，能离开平阳县，我就觉得万幸，娘在那里的名声实在糟糕，连累我们兄妹几个都在街头被别人嘲笑成“小杂种”。

怪不得人家如此奚落我们，在侯府当二管家的父亲卫大伯死后多年，娘仍然接连不断地给他添养儿子。

卫青、卫步、卫广，他们全姓卫，他们当然不会是入墓多年的卫大伯的血脉。

有人说他们的父亲是县吏郑季，可郑季虽然频繁出入我们家，却没对他们显露出半点父亲般的情意。

娘当年曾是平阳侯府最美的婢女，关于她的传说在县里多年来流传不断，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据说从侯爷到将军，都曾向她的美貌表示过臣服。她曾经富有过，曾被公子少爷们热烈追求过。

所以守寡以后，她不甘心就此受冷落。娘常扬言说她都是为了我们，为了用她曾经绝色一时至今仍风韵余存的容颜养活我们兄妹四人。

可大姐卫君孺和二姐卫少儿早到了可以打情骂俏的年龄，有的是男人愿意为她们花钱。再说，我们兄妹比什么牲口都好养活，只要两块冷面饼和几杯井水就能打发一天，侯府养着成千个像我们这样的奴婢，都不觉得吃力。

虽然已经被命运踩在尊贵者的脚底，我还是希望能保全最后一点点廉耻。

郑季在侯府帮忙执事多年，这次又跟我们同往长安，据娘说，他要守在长安城里和她共度下半生。

长安人不会知道他和娘的底细，也不会关心卫青他们是不是私生子，这就足够了。

傍晚时分，我们的车队来到灞桥边，我抬起眼睛，立刻被远处的青色都城压得喘不过气来。

在我十二岁的人生里，我从没有见过如此巍峨庄严、不可一世的城池。

长安！

它双阙重阁的东门敞开着，里面似乎隐藏着一个陌生而令人敬畏的世界，这是大汉所有郡国的中心，这里传出的诏命，天下都得遵从。

在城池上方，是依龙首原山势而建、远高于长安城的未央宫，美轮美奂，气象非凡，令人不敢仰视。

如果不是平阳侯在比武场上胜过所有长安少年，成为阳信公主的夫婿，我永远也不会来到长安，不会进入未央宫，更不会成为它的主人。

那天晚上，我和姐姐们在新建的侯府里接受了女主人的挑选。

我们姐妹都被挑中了，安排了好去处。

大姐二姐年轻貌美，成了公主内室里的侍女。

我尚在年幼，十六岁的长公主端详我片刻，命人将我收入她的乐府班子，跟师傅学唱歌，将来在宴席上为公子们佐酒。

她的视线落到跪在不远处的我兄弟身上，问道：“你们姓什么？”

大哥低头答道：“奴才姓卫。”

“哦，又是卫家的。”长公主用马鞭指指卫青，“你呢？”

“我也姓卫。”八岁的卫青毫不犹豫地说。

我娘立刻打断他的答话：“回公主殿下，这孩子姓郑。”

“不，我姓卫！”卫青坚持着。

娘暗暗瞪了他一眼，若不是当着公主的面，娘一定会给他几巴掌。幸好，长公主并不在意卫青姓什么，她利索地分配完府中的家务，便与平阳侯携手去看后院安排好的歌舞。

暗黄的院墙内，大朵的雪花落下来，模糊了走廊上那一身红锦的背影，我和姐姐们一直眺望着她离去，久久发怔。

她那样轻盈美丽、明艳动人，那样无忧无虑、无拘无束。

就算是后来我已经母仪天下，连平阳公主也在我面前请安行礼，我仍然清楚地知道，无论我怎么努力，我都不可能成为她。